

逢星期日出版

稿 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余光中未刊稿

編者按：余光中先生一九二八年出生，今年八十八歲。海峽兩岸三地連月來都有為余先生慶壽的活動；十二月香港中文大學將展出余先生的作品與手稿，余先生還有一個演講。《文學》周刊本期刊出余先生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近作。讀其詩文，可見這位手握「瑾璫五采筆」的傑出作家，實筆未老。

詩三首

沙浮投海

我站在高崖上
再深深吸一口氣
向愛琴海與夜空
投最後的一瞥

夜空是多麼的崇高
再伸手也摸你不到
一群燦爛的星星
把銀河密密地圍繞

大海是多麼的深奧
有幾千年的驚波怒濤
那遠處的一點漁火
是誰還沒有睡覺

海風响，別牽動我的頭髮
海浪响，別衝破我的思潮
我再把菲昂的臉兒回憶
把他的眼色再匆匆地一瞧

星星不見了
大海不叫了
星去睡覺了
海也睡着了
菲昂，永別了
希臘，再會了

——1948.10.31

藕神詞

——濟南人在大明湖畔
為李清照在立藕神祠

天妒佳偶，只橫刀一分
就把美滿截成了兩半
一半歸戰前，一半給亂後
亦如金兵劈大宋的江山
成南宋與北宋，即使岳飛
也無力用頭顱討還
無情的刀鋒啊過處

國破之痛更添上家亡
憑愛情，怎麼能拼得攏呢
才女淪落江湖成難民
愛妻一回首成了遺孀

菩薩蠻
鷓鴣天
聲聲慢
難堪最是遲暮的心情
最怕的是春歸了武陵樹
人老了偏在建康城
夢裡的滄桑，鏡中的眉眼
難掩半生曾經的明艷
曾經戰前兩小的親暱
綽約風姿，只能尋尋覓覓
向小令的字裡行間

蓮子雖心苦，藕節卻心甘
情人遺憾，用詩來補償
歷史不足，有廟可瞻仰
你是濟南的最愛，藕神
整面大明湖是你的妝鏡
映照甜蜜的哀愁，高貴的美
藕斷千年，有絲纖纖
嫋嫋不絕，仍一縷相牽
恰似黑瓦紅扉的藕神祠前
四足銅鑪的香燭迎風

□余光中



余光中漫畫像

仍牽動所有禱客的思念

——2008.3.28

牙 關

不容你悠然尋夢的
躺椅，已經躺上去
正待咬緊牙關
效烈士之臨難
卻要我大開獅口

吼，是休想吼了
也不知讓舌頭
去何處避難
只能把心一橫
把眼睛閉關

傳來清脆的音響
該是金屬碰瓷盤
或挑，或挖
或磨，或刮
精緻的一整套刑具

忽然迴旋梯底
向耳根的深處
是誰呀用一架電鑽
高分貝的頻率哪
在我的牙床開闢

在偵查我的腐敗
捉拿潛伏在暗處
不堪曝光的隱私
地下水冷冷漱過
有一點消毒的藥味

一遍又一遍刑求
只為了逼出口供
該吐的都吐了實了
那白袍法官說
好了，竟把我放了

——2008.2.4



余光中與夏志清

余翁的新捕獲

□黃維樑

月前台灣的政治大學把一個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頒予余光中先生，並舉辦了一個余光中作品研討會。余先生在會上發表專題演講，題為《年壽與堅持》。他舉出中國古代作家享有八十高壽或以上的，有王維、楊萬里、陸游等；他們老而彌堅，仍有創作。我近讀羅馬政治家、散文家西塞羅（Cicero）的《論老年》一文，他說希臘的劇作家、哲學家如薩福克里斯（Sophocles）、柏拉圖（Plato），至老年仍不輟於為學與寫作；前者活了九十歲，「直到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地寫作悲劇」。

余光中先生現在是余老、余翁了。這位「漁翁」仍然在文字的江河捕魚，甚至「碧海掣鯨」，收穫甚豐甚美。十年前余先生過七十歲生日時，以出版新書和發表新作來為自己祝壽；今年過八十歲生日，仍然如此。詩集《藕神》、評論集《舉杯向天笑》、翻譯劇本《不要緊的女人》（王爾德Oscar Wilde原著）在同一個金色的秋日推出，是余氏寫書的另一次豐收。

《藕神》詩集的標題篇《藕神祠》，寫的是李清照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一生，真是「離散」「太息啊不樂」(diaspora)。然而，「蓮子雖心苦，藕節卻心甘」/情人遺憾，用詩來補償／歷史不足，有廟可瞻仰」。這首詩沉鬱頓挫，有老杜之風。六十年前余氏的少作《沙浮投海》寫的也是女詩人。沙浮因為愛情而投海自盡，余光中為她代言，情深一往，但寫來唯精唯一，是純情之篇，與《藕神祠》的滄桑轉折不同。少作畢竟沒有「老作」的功力。余氏的題材、情思、修辭多變化。另一首近作《牙關》不沉

不鬱，而是輕快幽默之篇。陳幸惠「悅讀」余氏詩文多年，著編了《悅讀余光中·詩卷》、《悅讀余光中·散文卷》、《余光中幽默詩選》三書。她是余學的大家，甚至因為熱心傳播「余道」而被稱為「余光中的牧師」。請聽下面陳牧師對余詩《牙關》的詮釋

《牙關》的趣點在把牙科就診經驗，寫成了刑求、開礦，和烈士赴義赴難；並且將習用成語或概念，諸如：「咬緊牙關」、「大開獅子口」、「白袍法官」、「刑具」、「偵查」、「捉拿」、「吐實」、「逼口供」等，予以義轉，翻出新義，一語雙關，以強化詩趣——其結果，或說藝術效果，便是將普通的就醫治療，寫成了驚心動魄的受刑過程。於是，就在這喜劇性誇張，與故作雋動的書寫中，讀者充分享受了詩的快感。

詩之作也，可無比喻乎？可無幽默乎？不可！文之作也，可無比喻乎？可無幽默乎？不可！余光中的另一近作《筆耕與舌耕》，說演講者的「麥克風穿腸掛肚」，真是黑色幽默。至於何謂幽默、滑稽、諷刺，余光中這位既沉鬱又幽默的文學大師，也有一番解說，在其《悲喜之間徒苦笑》一文中。

余先生的近作還有王爾德劇本、葉慈（W.B.Yeats）詩的翻譯，真是實筆未老。在古代，而且寫的多是悲劇，薩福克里斯活了九十歲。余先生年壽已高，堅持寫作不輟，「余翁」的「余權」連連，且不乏可延年益壽的幽默諧笑篇章；余先生的年壽必更高，寫書必持續地豐美。

葉慈詩二首

余光中譯

在柳園旁邊

在柳園旁邊和我的情人相見；
她雪白的纖足穿過越柳園。
她勸我愛情要看淡，如葉生樹梢；
但我年輕又痴心，不聽她勸告。

在河邊的田裡和我的情人並立，

她雪白的手扶在我斜倚的肩際。
她勸我人生要看開，像草生堤堰；
但我年輕又痴心，此刻淚漣漣。

當你年老

當你年老，頭白，睡意正昏昏，
在爐火邊打盹，請取下此書，

慢慢閱讀，且夢見你的美目
往昔的溫婉，暗影有多深；

夢見多少人愛你優雅的韶光，
愛你的美貌，不論假意或真情，
可是有一人愛你朝聖的心靈，
愛你臉上青春難駐的哀傷；

於是你俯身在熊熊的爐邊，
有點惘然，低訴愛情已飛颺，
而且逡巡在群峰之上，
把臉龐隱藏在星座之間。

沙浮投海

我站在高崖上
再深深吸一口氣
向愛琴海與夜空
投最後的一瞥

夜空是多麼的崇高
再伸手也摸你不到
一群燦爛的星星
把銀河密密地圍繞

大海是多麼的深奧
有幾千年的驚波怒濤
那遠處的一點漁火
是誰還沒有睡覺

海風响，別牽動我的頭髮
海浪响，別衝破我的思潮
我再把菲昂的臉兒回憶
把他的眼色再匆匆地一瞧

星星不見了
大海不叫了
星去睡覺了
海也睡着了
菲昂，永別了
希臘，再會了

——1948.10.31

註：沙浮(Sappho)希臘女詩人，戀
菲昂(Phaon)，遺棄，鬱鬱投海而死。

藕神祠

——濟南人在大明湖畔
為李清照在立藕神祠

天妒佳偶，只橫刀一分
就把美滿截成了兩半
一半歸戰前，一半給亂後
亦如金兵劈大宋的江山
成南宋與北宋，即使岳飛
也無力用頭顱討還
無情的刀鋒啊過處
國破之痛更添上家亡
憑愛情，怎麼能拼得攏呢
才女淪落江湖成難民
愛妻一回首成了遺孀

菩薩蠻
鷓鴣天
聲聲慢
難堪最是遲暮的心情
最怕的是春歸了武陵樹
人老了偏在建康城
夢裡的滄桑，鏡中的眉眼
難掩半生曾經的明艷
曾經戰前兩小的親暱
綽約風姿，只能尋尋覓覓
向小令的字裏行間

蓮子雖心苦，藕節卻心甘
情人遺憾，用詩來補償
歷史不足，有廟可瞻仰
你是濟南的最愛，藕神
整面大明湖是你的妝鏡
映照甜蜜的哀愁，高貴的美
藕斷千年，有絲纖纖
嫋嫋不絕，仍一縷相牽
恰似黑瓦紅扉的藕神祠前
四足銅鑪的香燭迎風
仍牽動所有禱客的思念

——2008.3.28

余光中手跡

筆耕與舌耕

□余光中

以前朋友見面，會對你說：「前幾天讀到你一篇文章。」近年朋友見面，卻對你說：「前幾天看到你上電視。」我聽了不曉得該高興還是悲哀。

一個人文章刊多了，就有人來請你演講。如果寫文章是筆試，演講就是口試了。不過寫文章雖為筆試，卻可以從容作答，還可以查字典、翻書、修改。演講之為口試，靈不靈卻是當場考驗，念了別字，誤引經典，或竟然忘了下文，或發現前後矛盾，都駟馬難追。若是麥克風臨時故障，就得硬硬硬，以血肉之軀作獅子之吼。當然還有所謂「魅力」的問題。台下幾百雙眼睛灼灼向你，像一匹千眼獸等你去馴服，去喚醒其注意力，令其側耳、傾心，甚至哄堂大笑。有時候去學校的周會上演講，校長會苦笑警告，說孩子們並不很乖，聽講時若是交頭接耳，請多多包涵；意思是，看你的魅力了。

至於上電視，又不同了。觀眾不在眼前，人數不知多少，反應不得而知。倒是現場打燈，既眩又烤。麥克風穿腸掛肚，咬在你貼心的某處。你的傢具和滿架書籍會被移山倒海，廣播會命令你做各種動作，裝各種姿態。你成了臨時演員。至於你到底說了些什麼，老實說，誰也不在乎，包括觀眾。反正一切都是浮光幻象，十分鐘就過了。所以朋友說看到你上電視，不過表示他有一個印象，你近來頗不寂寞，或者只是不甘寂寞。

在這「變變變，不曉得變成什麼的時代」，電視上的風光只有十分鐘，講台上的魅力不過兩小時。倒是一篇文章，一本書籍，作者經過從容的沉思，精心的運筆，讀者經過從容的閱讀，細心的領受，能夠保持十年、百年的價值。

悲喜之間徒苦笑

□余光中

文藝復興時代名著《烏托邦》的作者湯瑪斯·莫爾（Sir Thomas More），是英王亨利八世的重臣，因反對國王擅兼國教之主，被判叛國。他上了斷頭台，將頭放在柁木之上，卻將鬚鬚捋開，並說鬚子未曾得罪君王。

為了原則寧死不屈，已經稱得上豪傑了。臨刑之際，居然還有心情拿自己的鬚子，含著而又瀟灑地頂了君王一句。可見死者頂天立地，無愧神明。悲劇之中竟翻案出喜劇，壯烈之餘竟成全了幽默，湯瑪斯·莫爾就算未寫《烏托邦》，也可以不朽了。

幽默之為用大矣哉。莫爾斧下不能留頭，卻能留言。天文學家伽利略保住了命，卻也留下了名言。在天主教會的威脅下，他公開放棄了地動之說，卻喃喃自語：「其動如故！」

幽默感在人性之中是十分可貴的秉賦，並非人人都有。有此天賦的人也有高下之分：有的得天獨厚，慧心能戳破人生世態的種種荒謬，繃口能將神來的頓悟發為妙語，令人解顏。這種人若有彩筆，幽默的文章自然源源不絕，奔赴腕下。

並不是所有的作家，甚至大作家，都具有幽默感。例如米爾頓與雪萊，在這方面並不出眾。幽默感不足，不一定不能成就大作家，但是諧趣洋溢的大作家往往更加動人。屈原與李賀都是千古的傷心人，詩中苦自幽默。陶潛與蘇軾雖不得意，卻能苦中取樂，豁達自遣；只是陶潛沉著而蘇軾張揚。唐宋八大家之中，其尤大者恐怕應推韓愈與蘇軾。兩人都兼為大詩人，無愧詩文雙絕，更相似的是詩文之中都富於幽默感，而且不惜自嘲。一個人富於幽默感，必定也富於自信，所以才輸得起，才能坦然自嘲。

蘇軾詩中諧趣不絕，《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一首，前八句自嘲更戲友，貴者最多。他在詩中笑陳季常怕老婆：「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但在散文《方山子傳》中，卻一改戲謔，把陳季常寫成一位豪俠，然後又是隱士。同樣地，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一文中，蘇軾推崇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闡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但是到了《登州海市》一詩裡，卻取笑韓愈：「潮州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廬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說的正是韓愈從陽山貶所北還，途經衡山，謁嶽廟所作的七古《謁衡嶽廟遂宿嶽寺

題門樓》之句：「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有感通？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廬騰擲堆祝融。」

蘇軾對韓愈的突梯怪異最有共鳴，常相呼應。例如韓愈《石鼓歌》有句：「剗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牧童敲火牛驪角，誰復着手為摩挲？」蘇軾《石鼓歌》便報以「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箱在口。」

古人為文較多述志論道，寫詩則較多抒情，包括諧趣。我自己寫詩最早，寫散文要晚幾年。我早期的散文流露幽默的不多；諧謔的戲筆漸多，應該始於中年。所謂「哀樂中年」，其實哀多於樂，需要一點豁達，一點自嘲來排遣。中年的困境往往要用幽默來應付，不能全靠年輕的激情了。

幽默感是與生俱來的，不能刻意培養，苦心修煉。一個人必須敏於觀察，富於想像，善於表達，才能超越世俗的觀念，甚至逆向思維，反常合道，說出匪夷所思的奇思妙想。幽默家不但有錦心，還得有繃口，始能傳後。《世說新語》一則：「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問得有趣，答得更妙。妙在問得形而下，卻答得形而上；更在回答始於自抑而終於抑人。不過如此的繃口，尚有賴劉義慶的彩筆始能傳後。

幽默常與滑稽或諷刺混為一談，有時確也不易分辨。大致說來，幽默比較含蓄、曲折、高雅。滑稽比較露骨、直接、淺俗；所以滑稽能打動小孩子，而幽默不能。另一方面，幽默比較愉快、寬容，往往點到為止，最多把一個荒謬的氣泡戳穿，把一個矛盾的困境點出。諷刺就比較嚴重、苛刻，懷有怨氣與敵意。諷刺可以用來對付敵人；幽默，卻不妨用來對待朋友，甚至情人。史威夫特、蕭伯納、王爾德是生於或長於愛爾蘭的三大作家：第一位是重於泰山的諷刺家，第二位是莊諧交作的諷刺家，第三位是輕於鴻毛的幽默家。

我的幽默感近於王爾德，天生應該該他的四部喜劇。不過王爾德「正話反說」（paradox）的絕招，我無法練成，就像我無法在高速路上高速倒車。此外，中國的兩位現代作家在幽默風格上對我也曾有啟發：梁實秋的情趣，錢鍾書的理趣都是現代散文高妙的諧趣。